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宋 文 鑑

(八)

呂 祖 謙 詮 次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宋 文 鑑

(八)

呂祖謙詮次

國學基本叢書

宋文鑑卷第五十六

奏疏

上皇帝書

蘇轍

上皇帝書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

是者。是以因其近似。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嶮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獸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以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基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耳。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

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峻。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望。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懣亂。懣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

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絜之人也。今世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恠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

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以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有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

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

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

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弃其田里。

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所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

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如弃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

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萬人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恠。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

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

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疲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卽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弃之無所不弃。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

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司困乏。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則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嫉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

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宋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請分別邪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論人材

論分析助役

請重修太學條制

論呂惠卿

蘇轍
蘇轍
蘇頌
劉摯
劉摯
劉摯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擯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

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却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割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不止如此。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嶮薄。非人

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梏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卽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患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扶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麀。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忍。則至於弑君。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高祖□□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義。二□□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知。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

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銖鑽。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魍魎。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慣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洩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速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自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

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頤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浸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尙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

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況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大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難。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材

劉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

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狂獄爲材。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据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

以爲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進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臣昨日准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陛下卽位以來。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也。則費大而不効。又省併州縣也。

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獯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累聞之舊臣。則鑿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己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己之所爲。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齊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

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豈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尙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爲偏僻。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體。艱梗言路。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今羗夷之疑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遺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鞞弼者。方欲蔽天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陛下思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裒正。己之進退。又媿媿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體。臣四海之內。孤立獨進。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絜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

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倅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無之。近年以來。乃爲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爲。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爲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爲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脩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郡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

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疎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況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卽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增損。著爲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宋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論監司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論新法進流民圖

論李憲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又論經筵事

論開樂御宴

上太皇太后書

請修勅令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

劉摯

劉摯

劉摯

鄭俠

鄧潤甫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程頤

劉摯

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神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於勅者。多極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注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歲。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爲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易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猶在。但所迎之意。

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井。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政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尙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尙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其隨軍。賫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黜

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遠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卽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量。無所譴訶。又遠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斂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權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除陌。閭架。揚地之事。傷汗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无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无案籍。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焚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基布。張罪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

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閱歲時尙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彊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

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欽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關。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圻壤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

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南蠻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勳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特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犬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瓘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恣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

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

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諸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無正疑似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漢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爲漢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旣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漢國太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无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漢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

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誦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漢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漢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漢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漢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漢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懋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德。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尙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一作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

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无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无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无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无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

薦臣於斯時。自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邊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主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尙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尙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曰如小有可用。敢不就職。或狂妄无取。則乞德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无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聖人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

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鑒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一作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

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功。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飭。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得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

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其說以示學者。覬能□□□□□□□□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聖鑒□□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宋文鑑卷第五十九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論明堂

范祖禹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

范祖禹

論聽政

范祖禹

論宦官

范祖禹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澇。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澇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人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

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愛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種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卽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

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絕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慎者。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爲陛下悉數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嫫祖。嫫祖爲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媯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

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妣。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爲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妣。大禹之後也。太妣生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妣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妣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娣。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爲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

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案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

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數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爲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損。今摠攬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業。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旣沒。成王追念周公之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

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佗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

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愛戴。思慕無窮。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旣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旣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具聞。喪

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遷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遷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志所弑。敬宗爲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爲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

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爲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爲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爲魁傑。憲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得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爲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旣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旣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

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爲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爲，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任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爲小人所悞，外興師族，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爲，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當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爲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爲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小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污隆，人情去就，臣義

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宋文鑑卷第六十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燾

請還政

梁燾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胡宗愈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巖叟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巖叟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罷請三舍法

王巖叟

論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爲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爲憂。以妨賢爲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異數。其優者爲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爲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爲宜。皆爲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祿。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一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旣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祿偷安爲計。寢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爲之鄙薄。私友爲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絕。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爲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

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爲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爲言者之所指擿。不爲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於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爲計。以治亂爲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爲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爲術。保完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就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請還政

梁燾

臣以孤直。上荷拔擢。兩在言路。徧歷臺諫。前後論列。多蒙聽納。昨自外郡。再蒙收召。使得待罪翰苑。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文字爲職也。眷遇之厚。羣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誓當竭盡死節。知無不爲。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遇。恭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慈之實。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維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間燕。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德。如以臣言爲然。伏望明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竭忠盡直。以干斧鉞之誅。惟幸裁赦。

請令帶職人赴三館供職

胡宗愈

臣檢會。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今來內外官。並許貼職食錢。并理任外其餘恩數。並依官制。以前條貫。又準五月三日聖旨。指揮勘會祕書省。自有職事官。其舊帶館職。并今後除授校理以上職名。並不供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爲偏論。臣迺謂之知事。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德裕之言。不爲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祕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爲校讎官。給以見俸。食於大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爲祕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爲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爲吏部南曹羣牧判官。又高則爲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爲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爲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藹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踣茸者。叨預於其間。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以方古爲盛。此實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親黨。假此以爲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詞掖。夕爲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風。遂至委地。士人廉恥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悉皆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卽位以來。招賢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

改爲祕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祕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旣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爲士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祕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羣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恥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爲自此爲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爲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卽位之始。首發德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 years 于今。不爲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絹以彼易此。有如此物。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會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敍勞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妄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祿賜優厚。將焉用之。其爲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爲事。澄清根本爲心哉。故議者以爲廟堂之上。爲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敕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棄近例禁換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者。先王之用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臣按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但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稅。七分以上。方許貸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緣災傷放稅。多是監司以聚斂爲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除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別。幸而得爲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爲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爲赤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

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次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爲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而施之則戾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見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立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獎材氣而勵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爲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爲廷尉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讞曰今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議論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豈當忽哉臣伏觀祖宗時審形大理長官及其僚屬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

義理之士以爲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冤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尙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不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懲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今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爲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姓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員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尙書。黃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爲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指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

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敢爲。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今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敍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爲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爲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駢率。高明之士。則沈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心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而乃自慕自棄。區區奔走。從事

胡法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人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背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敕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乞正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爲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爲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爲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爲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爲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具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

通文采粗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義同。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楊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內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已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蘊。履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爲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第六十一

奏疏

請留安燾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諫立后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論批直付有司劄子

辭免左諫議大夫

論士風

論章惇蔡卞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論國是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王觀
丁隲
丁隲
呂陶
鄒浩
曾肇
曾肇
豐稷
游酢
任伯雨
陳瓘
陳瓘
陳瓘

請留安燾

王覲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惟確、縝、惇、璪爲可去。而燾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燾清臣者。蓋知燾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燾清臣本非爲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尙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燾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燾從執政下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躡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蓋其時確、縝、惇、璪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爲輔相。以肅清邪黨。而燾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賴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本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旣清。先帝之舊執政。惟燾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蓋燾若去。卽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惇、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遠。過於常情。萬然縝、璪、惇、璪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爲衆論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燾清臣可留也。燾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爲事。今燾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爲便。而必少肯爲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 隲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騮。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爲汚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 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佞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搖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薄風化。臣切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

呂 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

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黃隱。素寡問學。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爲介於孔孟。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黜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爲定令。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儉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夫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旣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詔。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冊。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爲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伯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

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論也。臣觀白麻內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邪。兼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宮。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霖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益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爲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礪漸

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正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正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既久。化與性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

論內批直付有司

曾肇

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收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內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爲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默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內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省樞密院外亦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付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駁乃付尙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相參審度可不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爲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吏但以奉行文書爲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爲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稷

臣伏尙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爲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

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釐正官制。諫官以諫爭爲職。不爲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陷害忠良。不以聲色爲常事。以體上心。不以淫巧爲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 醉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非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尙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戶。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博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

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天下公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已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卽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卽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卽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惶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

今悼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悼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瓘

臣切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黃者。切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示敬。則黃者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者。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稟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爲是。不合其取捨者爲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瑤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稟職事。因論朝廷之議。未及瑤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蓋以當時詔旨。以謂內稟

兩宮外咨宰輔。宰輔之意。人所共喻。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祕獄初興。推鞠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爲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況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瑤華者。乃其所言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詢。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廢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儀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況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按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冤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于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嘗悔之心。大正疎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讎毀宣仁爲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黃耆之言。議之既熟。乃發威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譴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

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宋文鑑 卷第六十一

八六三

宋文鑑卷第六十二

奏疏

論蔡京

陳瓘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

龔夫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論邏察

江公望

論馮澥

崔鷗

再論馮澥

崔鷗

論蔡京

陳瓘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專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惇。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實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

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墳箠相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敍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可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爲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仁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有缺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絕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絕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來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來。而况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告閣門者。初以妹行爲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爲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靜如此。卽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

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蓋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彥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爲尙書。張九齡以爲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爲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尙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由是浸疎。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爲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者。爲國事耳。非特爲國。亦爲蔡

氏也。自古不忠之臣。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連遭。私家將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德中。北虜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請。則天下分爲南北久矣。賴真宗用寇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尙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敗。貶元龜爲崖州司戶。元賞爲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爲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昇。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買直歸怨。或托

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請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牘

龔 夬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修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彗出西方。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旨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爲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賴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文。致鍛鍊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論蔡王府獄

江公望

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迹。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迹于未形之際。物可入。則親者離矣。瑕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疎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能自持。豈有極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爲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扞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篋之和。有友于之樂。故孔子以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爲孝。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滅。陛下之得天下。歸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以爲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恩意渥縟。歡然不失兄弟之情。與夫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靄昧無根之言。而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筮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略治所告。及被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集。非口舌強力可爭也。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爲間言。莫之離也。儻形按牘。有瑕可指。一入胸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尙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疾。神考在天之神靈。豈不

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惟陛下深留聖意。

論邏察

江公望

臣聞人君明目達聰，所以通下情也。前有旒，左右有纒，所以防太察也。太察則聞人之過，下情不通，則不聞己過。聞人之過，則姦生而刑滋，不見己過，則心塞而禍萌。此周之厲王以防口而召亡，漢之顯宗以耳目隱發爲明而速亂也。邏者之興，推求其意，不過以求瑕搜匿，鈎致盜詐，出於不備，隨發如神。此一酷京兆之俗才爾，使京兆爲之猶可羞，矧以天下爲度，海內爲家，而爲良京兆之不爲者乎。陛下卽政之三日，一切罷去，天下聞之，翕然歸心，開口張膽，人人自安，告訐不長，風俗自厚。比聞稍稍復置，舊額通爲七十人，一人量以十人爲耳目，十人之中，一人又以十人爲之，散之通途永巷，不啻數十百人矣。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增情飾狀，攬隱挾伏，何所不至。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觀手不敢直指。若此，定非清世之美事也。昔吳主孫權用呂壹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以作威福，步騭力詆其非，權尋誅壹，覺悟尙早。蓋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利在憑藉威勢，杜絕人口，公然作過，使上聰不達，威柄潛移，刑及無辜，睽睽萬目，由聞人之過，不聞己之過所致也。老子曰：察見淵魚者不祥，以察爲明，是誠不祥之兆也。陛下豈不思畿甸之外，非陛下之民乎。人各有口，能使之嘿，嘿不議陛下政事乎。旣不可揜於天下，何獨察察於輦轂之下，以爲明哉。語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信乎有道不可得而議也。伏望陛下以道御天下，使人蕩然不疑，無得而議，何爲蹈吳之故轍，而不知革彼猶能

因言以誅壹輩。孰謂陛下鑒此而不能之乎。願黜獻議之人。通舊額人數。一切罷去。除禍者必鋤其根。植福者必封其本。毋謂昔有額而不可去也。其根尙存。枝葉他日復生矣。不可不察。

論馮澥

崔鵬

伏觀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餘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立異。雖萬世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攜書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爾。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以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而尙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者。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爾。博士先生者。敢詆誚王氏乎。欲乞下大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於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服元

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焉。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傳曰。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章。并臣之章。垂於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再論馮澥

崔 鷗

臣鷗近上章論諫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拘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緣澥乃熙寧元豐人材之一也。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時。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之材。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矣。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於泰山。及章惇用事。斥之於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兇謀益熾。於是盡收熙寧元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於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唱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寧元豐人材之効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病愈。一醫治病而病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蝕。四月者。正陽之月。

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者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等。擢以不次。而異於京者。京皆指以爲邪。陷於罪戾。凡數千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來直言。奪於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之人。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非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宋文鑑卷第六十三

表

進刑統表

滁州謝上表

黃州謝上表

駕幸河北起居表

謝賜衣表

汝州謝上表

賀册皇太子表

謝直集賢院表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陸州謝上表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宋文鑑 卷第六十三

竇儀

王禹偁

王禹偁

楊億

楊億

楊億

劉筠

夏竦

晏殊

晏殊

韓琦

范仲淹

范仲淹

進刑統表

竇儀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丹書。輔于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涼而弊於貪。百王之損益相因。四海之準繩斯在。如銜勒之持逸駕。猶郭郭之域羣居。有國有家。其來尚矣。伏惟皇帝陛下。寶圖攸屬。駿命是膺。象日之明。流祥光於有截。繼天而王。垂洪覆於無疆。乃聖乃神。克明克類。河圖八卦。惟上德以潛符。洛書九章。諒至仁而默感。哀矜在念。欽恤爲懷。網欲自密而疎。文務從微而顯。乃詔執事。明啓刑書。俾自我朝。彌隆大典。貴體時之寬簡。使率土以遵行。國有常科。吏無敢侮。伏以刑統前朝創始。羣彥規爲。貫彼舊章。采綴已從於撮要。屬茲新造。發揮愈合於執中。臣與朝議大夫。尙書屯田郎中。權大理少卿。柱國。臣蘇曉。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嶼。朝議大夫。大理丞。柱國。臣張希遜等。恭承制旨。同罄考詳。刑部大理法直官。陳光又。馮叔向等。俱效檢尋。庶無遺漏。夙宵不怠。綴補俄成。舊二十一卷。今并目錄。增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又削出式令宣敕一百九條。別編。或歸本卷。又編入後來制敕一十五條。各從門類。又錄出二部律內餘條。准此四十四條。附名例後。字稍難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者。并例具別條者。悉注引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摠三十二條。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爲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并于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

臣等幸偶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奧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寄。將塵睿覽。唯俟嚴誅。

滁州謝上表

王禹偁

罷直禁中。臨民淮上。雖離近侍。猶忝正郎。省已戴恩。旣榮且懼。伏念臣早將賤迹。投受聖知。進身不自於他人。立節惟遵於直道。優游兩制。出處八年。今春召自西垣。入叩內署。旣在深嚴之地。仍當繁劇之權。雖積兢虞。終無補報。所宜遠貶。以肅具寮。伏蒙尊號皇帝陛下。曲念遭逢。俯存終始。止罷玉堂之職。仍遷粉署之資。委以專城。置于近地。泐流數日。登陸三程。諸縣豐登。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處之一生。實爲萬足。然而翰林學士。朝廷近臣。陛下登位已來。御前放人之後。從呂蒙正而下。拜此職者。止有八人。臣最孤寒。亦預其數。言於聖選。不爲不精。數月之間。忽然罷去。衆情尙或驚駭。微臣豈不憂惶。且臣在內庭。一百日間。五十夜次。當宿直白日。又在銀臺通進司。審官院。封駁司。勾當公事。與宋湜呂祐之。閱視天下奏章。審省國家詔命。凡干利害。知無不爲。三日一到私家。歸來已是薄暮。先臣靈筵在寢。骨肉衰經滿身。縱有交朋。無暇接見。不知謗議。自何而興。臣拜命已來。通宵自省。恐是臣所賃官屋。在高懷德宅中。一昨開寶皇后權厝之時。便欲移出。未有去處。甚不遑寧。尋曾指約公人。不令呵唱。切恐貴僧出入。中使往還。相逢之間。難爲顧揖。自左右正言已上。謂之供奉官。街衢之間。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此蓋賈誼所謂人君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者也。況臣頭有重戴。身披朝章。所守者國之禮容。卽不是臣之氣勢。因茲謝表。敢達危誠。況臣粗有操脩。素非輕易。心常知於止足。性每疾於回邪。位非其人。誘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隨。唯有上天鑒臣此志。伏望陛下思直木先伐之義。考衆惡必察之言。曲與保全。俾

伸誠節。則孤寒幸甚。儒墨知歸。在於小臣。有何不足。今則隨岸千里。堯天九重。微軀或遂於生還。勁節尙期於死所。

黃州謝上表

王禹偁

乍離近侍。猶忝專城。循省尤違。彌深感泣。伏以黃州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今人戶不滿一萬。稅錢上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尙未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歸訟之民。束縛儉狷之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況當求理之朝。必爲無害之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醫官。自後忝預史臣。同脩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己盡。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謗之口。聖賢難逃。周公爲鷓鴣之詩。仲尼有桓魋之歎。蓋行高於人。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震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簧。未令君子之道。消惟賴聖人之在上。況臣孤貧無援。文雅脩身。不省附離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味隨時。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議一事必歸於正直。慍於羣小。誠有謗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行己。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旒扆。不勝涕洟。

駕幸河北起居表

楊億

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氓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兇醜。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固犯順以必誅。矧朔漠餘妖。腥膻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爲烏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執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

謝賜衣表

楊億

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邸。喜動轅門。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惠必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烏獸毳毛。甫及嚴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賜予之恩。在渙汗之所沾。雖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甌吳。奉漢詔之六條。方深祗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織華。純綿加於麗密。繭書下降。窺雲漢之文。駟騎來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曳婁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於戎行。亦膺天寵。干城雖久。皆無汗馬之勞。守土何功。獨懼濡鵠之刺。仰瞻宸極。唯誓糜捐。

汝州謝上表

楊億

沉痾初釋。寵寄若臻。祇命惟寅。飭裝靡暇。初臨郡閣。獲見吏民。揣己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稟方愚。以童□之微能。際帝圖之亨會。驟參綸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爾雅。雲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津惟精。亦哇□之罔棄。居常靡厲。徒益空疎。俄踐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辨麗之絕聞。二豎興妖。致冥煩之坐遘。偶嬰沉痾。遂劇支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窮。以藁爾之軀。煢然去職。羈孤至甚。毀嫉居多。嘖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及痊平。果蒙齒敍。此蓋尊號皇帝陛下。仁深慘怛。德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獲便安。伏況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寔繁兵賦。土多巖險。民或惰游。置使劭農。抑惟令典。分條察俗。蓋有新書。臣亦夙侍凝嚴。僭窺律度。敢忘瘁盡。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舊聞。舛命遘屯。榮階絕迹。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麗正殘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畿接畛。竹使長人。預方國之頒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上厚。足養於槁骸。晝訪夕修。冀無於稅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賀册皇太子表

劉筠

前曜開祥。東闈播憲。漢儀丕赫。天下之本既豐。周制協敷。王者之基克固。殊尤顯會。中外祇懽。恭以十翼垂言。黃離之象攸著。四瀆流潤。重海之歌載揚。予以示元吉之有孚。表善利之需廣。正人倫而張大紀。統

天序而荷亨衢。陪翼至仁。登闕昌祚。允鍾聖嗣。克奉宗祧。伏以皇太子器本夙成。智包妙用。挺溫姿而玉裕。藹淑度以金相。至性迪乎天經。積粹發乎真系。而自桂房毓秀。茅壤疏榮。有時敏之進修。有日躋之駿惠。固已悟喬枝而奉順。詢內衛以宣勤。務近老成之人。歷觀盛德之事。寶忠信而由己。服禮樂以蹈中。造理惟微。振辭有典。侍鑾游而儼若。拱列欽瞻。省臺膳以肅如。慈宸敦眷。四學惣於上序。百行紀於司成。洽乃懿聲。被乎馨寓。建儲之論。繫先親而是宜。立愛之文。稽古道而斯順。肇膺徽册。有慶昌辰。伏惟尊號皇帝陛下。闡長世之善經。率保邦之大法。翁受祕祉。備舉緝儀。上帝是忱。克享於馨茂。兆民咸賴。用致於輯寧。惟震長之至賢。實乾剛之上體。三善靡煩於在傳。重暉誠契於秉陽。陛下仰奉靈心。旁挹羣籲。以爲主器之重。有國莫先。矧錫羨於仙源。在守成於宗躅。增崇巨業。厲我元良。龜獻之告。協從神鑒之徵。允格三讓。成魄。知天道之好謙。明兩作離。見皇圖之可大。式備彌文之禮。仍新遵德之稱。消以茂辰。膺茲鴻典。班輪飭駕。奮五采以相宣。碧鏤題宮。配二儀而胥永。臣以濫叨詞職。竊守藩封。昭數在庭。莫覲鸞旌之美。含和發詠。率同鳧藻之誠。

謝直集賢院表

夏 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莫道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詔之官。寔漢朝之芳潤。麗正啓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濬圖書之淵。做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通授羲畀。姒之靈篇。閑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成康之嘉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况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佩。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

刈楚。箠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畿。方搏帶以觀光。遽墨衰而泐牒。尋遇國家。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枳以徒勞。遂上封以自薦。始校文於翫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趨文石之墀。遂忝延英之問。擊轅度曲。敢望於九成。縈帶分墉。俄登於百雉。陸象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陳之粟。閱山委之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衡雒壤。舍爵太宮。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於熊軾。又慮沉迷簿領。廢墜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辜聖主詳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紵以推恩。禁林俾試於雕蟲。書殿遽令於抱槩。閱上帝之册府。目眩星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作之庭。載惟螻螳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流鴻藻於絕垠。鑠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容藻和而六同韻。天章麗□□。飛恢崇務廣於斯文。獎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獲塵非次之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狐腋。歌衛風而合雅。鬻齊紫而雜良。誠當潔節於素絲。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思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永冰淵惕勵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追素飡之謗。仰疇明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晏殊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詳開卉木。協風靈雨。散爲膏壤之滋。共帶并柯。布在密青之圃。畫品難形於卓異。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摛華藻。匪太平之特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臯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賦。

翰。迨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箴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平神雀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誠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裨容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博奕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多愧。臣首當庸濫。實玷恩華。興寤以思。覲惶無極。其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以下十三人。三館祕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

晏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涼仍舊者。運當文治。日視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伏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顏。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冊府之儒臣。敝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說。既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屆候。憫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矇瞽之言。仰效涓毫之助。竊以四方無事。百度允釐。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學。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問揮仙翰。式就神工。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垂教。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韓琦

宰職隳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

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陲。實荐擢於艱阻。獨特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家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纒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冥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

睦州謝上表

范仲淹

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迴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爲郡其榮。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羣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側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沓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撥齋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

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潛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爲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旣而摧毀宗廟。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始終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卽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旣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贈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燕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綿久。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爲醫尙□。苟天命之勿隕。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閨籍。升華恥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

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謬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材。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震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于鴻濡。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況闕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筮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宋文鑑卷第六十四

表

辭起復表

謝知制誥表

賀平貝州表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南京留守謝上表

謝覃恩轉官表

謝宣召入翰林狀

乞罷政事表

亳州謝上表

乞致仕表

謝賜漢書表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乞致仕第二表

富弼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進修唐書表

歐陽修

賀南郊大赦表

宋祁

賀生皇子表

宋祁

代人乞出表

宋祁

辭起復表

富弼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弊廬心積驚憂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懇尙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物微難動不避褻煩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蠢愚最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纏風樹之悲報德永遠徒懷霜露之感寢苦枕塊而適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爲自安實非人情沈紊邦制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隳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世之非正可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卽是義不爲難豈惟於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爲匪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使充員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禫庶幾稍復於幹魂得此從容可備駢策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之苦曲於末志得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尙未捐於溝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謝知制誥表

歐陽修

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誥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謹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羗戎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王色。雖有愛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尙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尙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于侍從之班。在于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賀平貝州表

歐陽修

盜孽竊興。人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于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旣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脅駭士衆。閉守城闔。旣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卽大戮。

悖慢者驚而肅恪。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忝聞德音。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有効。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顯。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欺罔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尙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尙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覃恩轉官表

歐陽修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

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慙。比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禮。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與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關。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踣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謝宣召入翰林狀

歐陽修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六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乞罷政事表

歐陽修

臣聞士之行己。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保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

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權要之地。不勝耳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于賴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簷。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非無知。豈敢忘於報効。

亳州謝上表

歐陽修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一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罪當前。而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旣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隕。上煩睿聖之保。

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泊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覲。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乞致仕表

歐陽修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承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泐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謝賜漢書表

歐陽修

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

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謝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歐陽修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旣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尙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畏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縣之錙。取息於農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誼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

睿訓下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尙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彊。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乞致仕第三表

歐陽修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蒼龜。伏念臣家世單。性姿中下。少從官學。求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榮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卽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頰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卽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施。

進修唐書表

歐陽修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

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瀕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尙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賀南郊大赦表

宋 祁

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哀對。容圖累盛。緝典勤脩。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珍玩。率儉示人。收霜電之嚴慄。措刑于下。克勵明德。格于皇穹。交熏太和。冒我羣品。顧懷時億。瑞應日來。亟戴上儀。若祇舊典。戒期百執。頒詔九州。曳雲威之常羊。服翠蚪之泮渙。殊庭一獻。諸祐徧躋。

遂自陽靈之宮。往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陞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絕宗題之次。更佑而迪嘗。拜嘉胙於席垂。列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已責逮瘵。咸與惟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道帝祉於縣區。盛際有光。彞倫咸賴。臣嚮觀舊史。殫見往朝。或不愛性玉爲恭。殊非明薦。或所過租賦爲復。蓋出重勞。語昔罕全。訂今絕擬。所恨清塵在望。自苦周南之留。紫囊仍持。不與甘泉之從。第班恩諭。均浹歡悰。

賀生皇子表

宋 祁

寶祐叢休。天支毓秀。慶騰祕禁。歡溢中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凝圖丕赫。權綱相乂。根乎克念之虔。簡素所安。表于不勉之懿。且復欽刑薄賦。重穀弛畋。一方少饑。則便馳使節。萬姓稍乏。則輒續禁錢。民用靖嘉。神罔恫怨。是以上帝歆佑。三后顧存。詒美孫謀。昭衍無疆之烈。歸功元首。茂啓多男之祥。誕協仲商。挺生哲嗣。星弛具禮。天第交華。惟翕闢之儲英。固覃許而絕異。遯聆詔諭。並仰獻儀。薦笏相趨。抃吾君之有子。珪璋流愛。宜天下之繫心。臣始去近聯。遽承吉語。賡歌繇賦。早知周德之遐。參祝祠祿。罔逮漢臣之幸。

代人乞出表

宋 祁

臣聞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蓋以器循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勉。是以功名之際。惟髦士可居。彊力之容。匪暮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斯言。竊念臣本以丘樊。託于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入局禁。無所建明。履歷藩宣。蔑聞條教。尊號皇太后陛下。尊號皇帝

陛下奉承謨訓。過聽空疎。簡服在庭。兼容如地。雖百度之治。咸使與聞。每萬機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成歲。訖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違於黜幽。且臣自知甚明。內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丁千載之會昌。邑戶滄錢。非祿之不厚。高冠大佩。非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不合。處奏多可。非言之不從。固當勉服攸箴。謹脩爾職。答乃聖之眷遇。爲斯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薄。中年則病奪其壯。晚節則務傷於神。辨色立朝。足居多於跛倚。書思記命。目不辨於焉烏。而臣頃自去秋。願辭近職。上恩不聽。寵渥就加。逮黽俛以及茲。且憊昏而益甚。事皆忘誤。疾愈尪癯。顧四體之已疲。宜一辭而後止。重念臣之鄉籍。世占鄆州。旣託粉榆。薄營產利。不勝首丘之志。願諧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況前朝邢昺。本貫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規。伏望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垂寬詔。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間。微臣止足之分。萬無纖介。可貽累於至仁。一切便宜。尙力思於臥治。仰干睿鑒。伏俟嚴誅。

宋文鑑卷第六十五

表

謝衣襖表

謝換龍閣表

謝加端明表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乞致仕表

服闋謝復官表

揚州謝上表

謝加學士表

賀皇長子封公表

永興謝上表

進資治通鑑表

蘄州謝上表

乞致仕表

宋文鑑 卷第六十五

宋 祁

宋 祁

宋 祁

宋 祁

張 平

孫 沔

劉 敞

劉 敞

王 辰

司 光

司 光

呂 誨

呂 誨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賀册皇妃表

王安石

賀生皇子表四首

王安石

漳州進珠表

王冕

謝衣襖表

宋祁

冬籥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駟。臨撫塞屯。並頒齊筭之良。均挾吳繇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据秦軫窮。當舒慮慘。況淒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濱寒。亟嚴持兵。鞞露句傳。溫詔緘褚。紋袍爛然。晝鮮煦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鄴悅。而忘苦振。裾交扑聯。襪相趁和。氣暢支願。折膠而何畏。天恩壓已。憂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殞。

謝換龍閣表

宋祁

停直複門。徙恩層閣。本緣親而自乞。蒙引籍以對除。揆寵兼常。無顏容愧。竊惟先聖有作。叢構實興。鬱律辰居之嚴。璧積霧岡之廣。踵華創職。稱是取材。肇允榮塗。何嘗輕授。伏念臣識庸淺。術學膚屏。入參玉堂。間陪講殿。徒以朴忠。無飾孤耿。自將附湜。湜於涇清。守嚶嚶於雨晦。賴天燾煦。曠日保全。適以臣兄庠召。自外藩復參大政。理所宜避。地不處嫌。稽首請問。素言敍懇。弓上還於禁籍。得專侍於經帷。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見謂由衷。特從換秩。罷茲要近。處以清閑。拂世擬之塵容。蔭口蛎之寶宇。伏況臣出入三歲。使

蕃五遷。四叨學士之名。罕見從官之比。雖素領焦禿。病幹疔癩。器極斗筲之容。利止鋌刀之割。尙當勉懦爲立。續短裨長。儻有補於涓銖。矢不忘於隕踣。

謝加端明表

宋 祁

乘塞無狀。增秩蒙褒。賜予侑頒。心顏交斬。伏念臣才弗振俗。仕偶逢時。備內朝臣。十有六載。學不足膺天子之問。文無以代王者之言。遂圖外遷。冀云少補。惟定武一道。直契丹右廷。咸平以來。號勁兵處。自夏竦分建四帥。韓琦始領九州。節制中軍。部分諸將。琦旣進律。臣實代居。以一介懦儒。當萬夫要任。誼難辭劇。奮靡顧愚。然臣所習者藝文。未曉者軍旅。用非所習。雖勤而弗效。責於未曉。故技有必窮。用是再葺。居無底績。在法云殿。惟黜是宜。敢謂尊號皇帝。陛下憫久戍之勞。排彼譖之侈。雖遠猶錄。謂拙可矜。收雲閣之故資。著丹殿之新籍。仍秩經省。未易守藩。叢沓徽章。夸嫖鄙邑。重降嚴旨。切却讓封。臣亦內揆。愚心旁詔。公議若循禮疊請。則恐涉不誠。或固節還恩。又似規早罷。不有龕使。誰扞邊疆。例格除音。孰尊寵數。輒昧涯分。祇服器色。日三省以自營。身九殞而奚報。但臣所念者。邊務至重。虜詐益滋。得人失人。繫今日輕重。知己知彼。爲天下安危。而有司特用苛法相擬。守臣類以生事爲解。封候畏怯。不敢搖手。倉庫虛乏。正可寒心。建明累上。而朝省未從。姑息小虧。則謗囂立至。況臣衰晏。素自瘳冥。判無成功。徒忝休命。望審擇於豪俊。俾臨統於方隅。設張遠謀。羈制驕狄。因罄敷於感臆。竊附列於警言。朔壘地卑。君門天阻。被符蠲謁。攢綬知榮。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宋 祁

臣聞器有所極。強之者必顛。志有所安。違之者將敗。是故智士不窮量以邀受。仁君無拂願以責功。內顧危。驚。敢援茲喻。伏念臣姿力。篤下。術略迂疎。蒙幸中人之材。待罪宰相之府。寵與時進。負隨日深。謀謨弗良。彫紊相踵。羗夏有未纓之醜。關陝多無聊之人。萑盜跳梁。篋曾煽結。杼軸罄於編戶。杆皮蠹於遠方。上貽焦勞。外謹謗誚。咎不臣執。罪將孰歸。比者。荐瀝肝膈。願乞骸骨。冀蒙不職之竄。以□□之辜。尊號皇帝。陛下。包納荒遐。親喻戒敕。須訖郊丘之享。乃許印綬之還。褒亮所加。諄慈兼至。臣此時外迫大誼。中忘至愚。敢優游以自安。輒皇恐而視事。然而智慮淺局。年鬢頽侵。短臂屈長袖之前。疲足困新羈之左。覲然尸位。倏又彌年。所賴陛下。以百姓爲心。天下爲度。捨未爭而納戎帳之款。損滯積以撫遼衽之和。克展上儀。遂布鴻慶。永惟橫目之庶。方就覆盂之安。臣之及茲。可謂天幸。過此不止。其如罪何。雖大度之見容。在輿議之難遏。抑又聞當退而進者。悔必及。宜黜而用者。傷必多。高位乃身殞之媒。厚祿爲衆怨之舍。借令臣冒厥明戒。苟留上司。玷廊廟之儀形。被史家之貶戮。死有餘咎。仁弗忍爲。伏望察如丹之誠。憐指景之暮。遂容納政。早獲省私。亦不必窮喋喋之言。乃垂開可。惜齷齷之謹。妨用俊良。虔冀曰。俞。誓無但已。

乞致仕表

張方平

竊以大君保息之慈。人之老者疾者得所養。治國經常之制。仕之進者退者惟其宜。不堪陳力之勞。爰上乞骸之請。詔下降天旨。未俞。臣聞委質大方。前經明訓。自古不得謝者。在禮雖或有之。然皆德業高賢。功勳夙望。邦家倚以爲重。中外賴之爲安。加恩所以特優。被寵誠爲無愧。是以義全大體。衆罔間言。如臣徒以空疎。早蒙簡擢。事猷弗建。報稱蔑施。遽及衰疲。遂求引罷。而更濫當渥命。遙領真祠。位陪執政之班。祿

倍大夫之秩。職憂靡預。官責不加上。案彝章。俯慙私倖。敢循舊典。謹復自陳。伏惟皇帝陛下。一氣均私。大圓丕冒。匹夫自盡。各伸所志之微。萬物由庚。皆受曲成之賜。俯諒虔勤之懇。特垂開可之恩。精鶩紫宸。猶結望雲之戀。迹還白社。終懷樂聖之心。

服闋謝復官表

孫沔

苴麻之服。方爾外除。綸綍之言。驟然下及。矧不移於舊序。仍獲處於近聯。拜賜之深。竊寵爲甚。伏念臣出自單緒。偶階盛時。無近強之依。以進身。惟清素之業。以自立。曷由宸眷。升漸禁塗。固常入備諫員。出分使委。雖明目張膽。內屢輸於忠言。而竭力勉心。外未揚於民最。旋以邊烽小警。王師有爲。朝廷擢於常僚。假以煩使。兵儲之寄。固已屢更邊帥之權。亦嘗冒處。歷踐數任。甫逾七年。轉漕非能。偶芻粟之充給。招懷寡術。幸部落之妥安。有慈親之耄期。益精力之衰耗。力陳愚素。仰瀆宸聰。懇辭益部之行。適逢秦都之請。故雖嘗拜命。曾未莅曹。果家難之纏哀。奉靈輿而歸葬。偶全餘息。以畢通喪。生意蔑然。榮望已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恢天地容蓋之德。廣日月照臨之明。以犬馬之勞。曾屢膺於駢策。而涓埃之益。嘗有補於高深。降中旨以召還。俾參華於舊貫。復援小銓之秩。再躋延閣之榮。敢不謹脩吏方。勤瘁王事。昔焉爲養。尙當避危而就安。今也旣孤。自可以身而許國。誓圖大效。庶答鴻私。

揚州謝上表

劉敞

一介之材。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爲不輕。仰戴恩華。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重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餘事。況臣本以薄技。遭茲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

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劍佩衡。足以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蓋引嫌避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殊共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廣容物。聖資盡人。揆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勤恤人隱。奉宣上恩。自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謝加學士表

劉敞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怔忡失據。欣懼兼懷。固欲辭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於諸生。內之無子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甫將明之用。久典訓誥。荐臨藩垣。七年于茲。微效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之風。間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苟圖納志。非敢迂物。然而讒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尙存。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衆爲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旬千里之寄。庶警一麾之行。不謂尊號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預金華之講。增重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生死。成功立名。況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於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報。敢爲虛言。

賀皇長子封公表

王拱辰

建親授社。屏翰於王家。封子維城。安彊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

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屬我熙朝。益隆茂典。恭惟皇帝陛下。纂承皇序。恢闡洪圖。善迪孫謀。適遵祖構。乃眷元良之重。已昭岐嶷之英。肇啓南圻。崇加上袞。雖明震豫。知帝緒之無疆。海潤星暉。戴吾君之有子。臣居留近甸。迹遠榛墟。側聽恩章。舉增抃懌。

永興謝上表

司馬光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巡撫吏民。敷宣詔令。臣識慮闕淺。規爲闕疎。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守一心。間以齒髮浸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効。久汚侍從之班。旣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維此咸秦。昔爲畿甸。山川清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爲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秀。涉秋淫雨。穗黑腐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藏之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蓄菑。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可免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然蕃滋。謹當策勵疲。驚雕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大恩。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光

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幾。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

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旣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得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重念臣遠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願以驚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鉅槩。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進以聞。

三諫則逃。敢墮大節。一麾出守。誠自寬恩。舉族均榮。畢身知愧。伏念臣戇冥所。忠朴是存。篤於愛君。惟知盡道。向議稱親之禮。履形繼統之言。豈期佐佑之臣。首遠經義。遂啓異同之論。上惑宸聰。暨頒慈壽之手書。仍用定陶之故事。朋姦之衆。蓋希宏博之要榮。致主之謀。不恥哀桓之亂制。業雖已具。理有未安。臣忝備憲司。正當言責。既不能排斥邪佞。將何以振肅紀綱。心匪石以徒堅。力迴天而莫得。容身墮職。公議何逃。拒詔去官。萬死寧贖。而賴陛下至明。委照全度。兼容屬當。求治之初。務廣納忠之益。言雖忤旨。察其所嚮之誠。罪不主名。施以惟輕之典。授符淮甸。畫壤江壖。魚稻之饒。實惟紓緩。民社之重。獲展勤勞。天幸叢來。國恩彌渥。退思補過。愈精夙夜之虔。知無不爲。更勵始終之節。仰酬洪造。誓竭顯愚。

奏乞致仕表

呂誨

臣輒罄愚誠。上千宸慈。伏況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炙鑿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爰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豈不足。誠豈得已。況恃睿監。夙諒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臣無任顛天懇激之至。

潭州通判謝上表

唐介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必死。及遷湖外。恩實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竊念臣寒

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己。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爲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副簡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己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朞年。擯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之寇攘。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筦。得佐郡符。然臣粗識義方。薄知臣節。納忠獲罪。顧百譎以誠甘。盡瘁報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助軍興。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答於大恩。

賀册貴妃表

王安石

寢盛之禮。發于宮闈。驩康之聲。播于寰海。伏惟陛下。考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賀生皇子表

王安石

嘉慶係傳。歡欣摠集。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皇帝陛下。鼻鷺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韞嗣燕。祿之報。旒旗仍熊。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包之固。百室六競。方觀椒實之繁。臣嘗汗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深。

又表

王安石

皇運邳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姒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脩。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旣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詳。臣嘗汙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

又表

王安石

社扶宗祏。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臣聞有秩秩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誥誥揖揖之風。所以宜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本支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孫謀之燕。邇來追孝。申錫無疆。臣久玷恩私。外叨屬任。四方來賀。豎雙闕以無階。萬福攸同。撫微軀而有賴。

又表

王安石

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維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莞簟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韞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成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穎。

漳州進珠表

王冕

宋大中祥符六年春。冕自廬陵移典是郡。越明年三月。龍溪屬邑民丘顗。於九龍溪綱魚。得珠一顆。圍闊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縣弗敢留。條珠之始于郡。冕熟而視之。殊大歡。

怵。卽日。召厥屬官以驗之。復相稱慶曰。夫珠。至寶也。王者德至淵泉。則出。今天子仁且聖。方以寬慈被天下。宜乎珠之出。獎聖世。又珠之爲物也。其色瑩淨明清。乃化民之象也。於是列表以進。尋奉勅書。以旌至寶。冕旣叨爲政。能獲斯寶。又懼是事。泯絕於後。刊之貞石。于公廳之左。用傳于永永耳。臣冕言。臣聞皇猷允塞。天乃效祥。聖德升聞。地不藏寶。前件珠。得非虵口。產異蚌胎。有感必通。生自煙潭之內。無脛而至。忽居寶肆之中。煒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茲蓋皇帝陛下。齋莊奉道。清淨化民。體乾極以握符。致坤靈而薦瑞。遐稽信史。迴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臣握蘭郎署。剖竹候封。幸逢江海之珍。難藏外郡。願繼梯航之貢。干黷內廷。臣無任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文鑑卷第六十六

表

謝知制誥表

江寧府謝上表

謝翰林學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賜第安國及第表

進脩南郊式表

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乞御正殿復常膳表

第二表

謝東府賜御筵表

乞罷政事表

乞退表

第二表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王安石

賀冬表

王安石

乞宮觀表

王安石

賀赦表

王安石

賀正表

王安石

謝朱炎傳旨令視事表

王安石

謝加南郊恩表

王安石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安石

賀南郊禮畢表

王安石

辭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謝免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辭明堂陪位表

王安石

謝加食邑表

王安石

廣德軍謝上表

錢公輔

謝知制誥表

王安石

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竊以自古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豈特賴其虛名。謂能

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久安之運。趨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備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瘵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鄙朴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至超躡。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止懷於私計。

江寧府謝上表

王安石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旣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尙懼顛隳。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待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役役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疹彌年。望絕龍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口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拜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狂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閣。殆弗廢於承流。以口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

謝翰林學士表

王安石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蓄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議爲官。

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否。已知考慎。而於其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謝賜對衣鞍馬表

王安石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廐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疹。中預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效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醲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

謝賜弟安國及第表

王安石

雋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陞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旣永乖於養志。

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

進修南郊式表

王安石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享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鬯茂。以薦信而無慙。人具昭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樞輪。與明堂之營室。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

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王安石

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冒昧。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詞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己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

於素守。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安石

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慮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消變。數或係於非常。當服彝儀。用安羣下。恭惟皇帝陛下。大仁博施。神知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卽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上以副於臣誠。

第二表

王安石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勢。將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尙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闕而再扣。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採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尤。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狂乖。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伏望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大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

謝東府賜御筵表

王安石

恩厚不貲。誠先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壅賢路。上孤聖時。伏惟

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人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俾視魏闕之下。取才置臬。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卽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饗官之烹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先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燮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嶢嶮之賜。

乞罷政事表

王安石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愾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聽。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閱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乞退表

王安石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臣受才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尙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昏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祇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擯官。仰冀高明。俯昭悃愾。念其服

勞之久。愍其嬰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

第二表

王安石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不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沉於抱病。浸以癯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疵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賀周德妃及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

王安石

明告治庭。寵頒恩冊。家邦之慶。海宇以欣。恭惟皇帝陛下。荷天閔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褒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尙同於百獸。

賀冬表

王安石

陰借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恭惟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嘏。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預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

乞宮觀表

王安石

筋骸衰薈。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塵。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俯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尙恃眷憐之舊。伏惟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眊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

賀赦表

王安石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浹和。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覩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籙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戕。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預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

賀正表

王安石

寶歷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伏惟皇帝陛下。膺保永圖。茂綏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櫻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旦之華。擊壤逍遙。樂得夏時之正。

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王安石

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尙悞眷存。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悸。伏蒙陛下。人惟求

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賦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踰履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

謝加南郊恩表

王安石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祇服訓辭。敢忘報禮。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王安石

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竊以闕宮鬼享。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尙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

賀南郊禮畢表

王安石

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綿區。雖洛誦之休明。尙難譬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辭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萬國駿奔。煒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伏念臣竊祿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蕭然暮景。嬰以沉痾。伏賦畝以負薪。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謝免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螻蟻惓惓。上于旒辰。雲天顛顛。俯賁丘園。臣憊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薶。致隔清光。伏蒙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茆昏難望。尙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遣。更獲堯雲之潤。

辭明堂陪位表

王安石

合宮丕享。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鑿寐。況宗祏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于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于漢關。

謝加食邑表

王安石

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加。伏念臣尙負宿痾。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禋。庶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疎逖。亦冒寵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廐。歛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更忘于勤策。

廣德軍謝上表

錢公輔

廣官罪大。奪位秩者。彌年。享帝恩隆。回雷霆於數日。籍還省部。身忝軍牙。祇荷寵靈。伏深感懼。伏念臣江湖賤士。岩穴孤生。出逢聖辰。升備法從。學非深造。粗能明致治之方。心不苟容。姑欲罄事君之節。義當有在。雖富貴誘之而不回。職所宜言。雖斧鉞威之而益厲。果由官守。遂正典刑。放之窮山。所以苦其心志。授之散秩。將以餓其體膚。期沒齒於蒿萊。敢希榮於軒冕。豈圖寬宥。尙被采收。死灰誰謂乎復然。白骨安知乎再肉。便鄉守壘。上冢還家。百計安閑。一身安逸。使其自請。未必能然。此蓋伏遇陛下。化極文明。恩漸動植。如天之覆。遠則彌周。如日之中。幽無不燭。遂容鯨質。猥玷鴻私。況是桐川。獨居江左。俗雖僻陋。而稱風物之良。地雖褊迫。而有山林之勝。養茲不肖。孰曰匪宜。惟修省所以飭躬。惟忠勤所以報國。有民有社。固恪奉於訓詞。爲子爲臣。方益堅於素節。誓殫犬馬。仰答龍光。